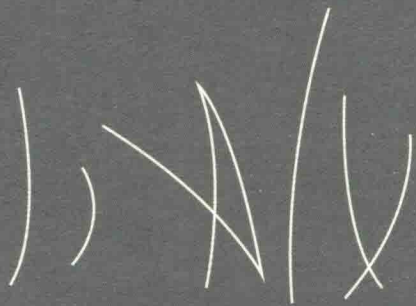


吕新作品系列



吕新
著

草青



北岳文艺出版社

草青

吕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青 / 吕新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443-6

I. ①草…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857号

书名: 草青
著者: 吕新

策 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关志英

项目统筹: 马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229千字

印张: 10.375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443-6

定价: 39.00元



吕 新 作 品 系 列

第一章

六月的一场小雨里，他正在屋里将一个月前剩下的一部分艾叶编织成绳子，在阴凉处挂起来，一个女人忽然冒着雨来找他。从窗户里望出去，能看到那个女人留在院子里的一串清晰的足迹，十分明显地从外面一直延伸进来。

她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我是来求您帮忙的，求您发发善心！方圆百里以内，只有您能办得到。”

“我是从白蝴蝶村来的。”

“请说吧。”

“这么说，您肯帮我了？啊，胡佛先生，您真是个好人的。方圆几百里的人，谁不知道您的为人，只要提起您……”

“从白蝴蝶村来的，你恐怕搞错了。我的名字叫胡符，并不叫胡佛，胡佛是我已故的父亲。虽然他是我的父亲，可据我所知，他并不懂得这类事情，虽说他也是个好人的。”

“啊，对不起！我的脑子都让他们搞乱了。您没生我的气吧？”

“你就直接说吧。到底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我妈——我们孩子他姥姥，是三年前去世的，虽然我经常想念她，可从来没像最近一段日子这么厉害，我都快想疯了！做什么事都做不成，根本做不到心上。前后有一个多月了，我快难过死了。”

“从白蝴蝶村来的，我猜你一定遇到了什么伤心的事。”

“我伤心死了。您已提前知道了？”

“从白蝴蝶村来的，你的男人是不是最近一直在与你搞摩擦？”

“我的观音菩萨啊！您连这也知道？这事也有一个多月了。”

“女人只有在和男人不和的时候，才会有时间想起自己的母亲，甚至兄弟姐妹，甚至亲朋好友、熟人生人。”

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低下了头，看见了自己鞋上的泥泞。一个鸽子一样的黑影从窗外无声地掠过。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抬起头，她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人的影子。

“您完全猜对了，我和他已经有些日子不在一起睡了。有时候，他会在半夜里偷偷地摸过来，我就把他踢下去。可是，当他反复地扑过来时，我就没办法了，我只会哭。”

“您知道吗，无论多么厚的被子也不能让一个女人得到保护。”

“因此，我就来找您，我想与我的母亲见上一面，哪怕半个小时也行，哪怕十分钟也行，我知道您有这个办法，只有您能办得到这件事。看在我可怜的分上，您难道不想帮帮我吗？”

“您有通向那个地方的钥匙和通行证。我们凡人则什么也没有。”

三十多岁的胡符将最后一根银白的艾绳编好，打了结，放在自己的身边，如同一条弯曲起来的白蛇。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一样低声细语地对他说着；他不想扫她的兴，然而，外面的雨仍在下着，阴雨的天气使他左脸上那道棕褐色的树叶状的印记变得奇痒难挨，似乎要像树叶一样飘浮起来。

他问那个女人：

“你想在何时见到你的母亲？”

“当然越快越好。”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看着他，眼睛里出现了光泽。“今天晚上行吗？”她说，“我不准备回白蝴蝶村去了，我随身带了衣服，当然还有钱。”

“你来得不是时候。”胡符对她说，“这雨下得多大。”

“我有些不信。”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扭头向外面看了一眼，怕冷似的说道，“咱们这里下雨，那边难道也是湿的？”

“今晚肯定不行，我们走不成。雨太大了。过几天你再来吧。”

“几天？”

“三天以后。”

“我还要做些什么准备吗？”

“来之前把身体洗干净。另外再带上你的一颗孝心就行了。”

“孝心我有。需要吃东西吗？需要吃得很饱还是一点儿也不吃？”

“当然要吃。没有旺盛的精力和体力是上不了路的，无论

他是谁。”

她认真地看着他，端详着他。当看到他左脸上的那片棕褐色的树叶状的印记时，她忽然感到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这时，又听到他说：“从白蝴蝶村来的，把你的身体转过去，让我看看。”

“您要看什么？”

“看看你是否适宜远行。有很多人的身体都很差、很糟，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根本不能干什么。”

“您看我行吗？”

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慢慢地转过身去，她听到了外面的雨声。

胡符的目光从她的肩上开始跌落。沿着她的脊椎移到腰上。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十分认真地挺胸站着，不可否认，她有一个宽大而又异常扁圆的臀部。

“真像一个日本南瓜啊！”他心里想，一个长疯了的日本南瓜。

“不久前，也有一个从白蝴蝶村来的人，想与自己的儿子见面。”

“您说的那是谁？”

“一个叫菘玉的人。”

“您帮助了他？您不该帮助他。我是出于对您的爱戴才这么说的。”

“为什么？因为他是男的？”

“因为他是一个坏人，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

“可是我已经帮助了他，我让他们父子见了面。我还想留出点时间好让他们父子抱头痛哭一场，可他们却差点儿吵

起来。”

“那么难得的机会，他们却用来争吵？”

从白蝴蝶村来的女人打开潮湿的门，冒着雨走远了。

一片影子重新出现在窗外。

胡符看了一阵，大声说道：

“不回去睡觉还站在外面干什么？别人会以为你是一只过路的鸽子。”

“你又在帮助别人下阴了？”影子说。

“我的事你不要管，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干这个，你吃什么？”

“谁都能帮，唯独不帮帮我，啥时候能让我和你爹再见上一面？”

“这事你也要吃醋？前些天不是刚安排你们见过一次了吗？双方会晤了那么长时间，也该满意了。我告诉你，不能这样！像这么频繁地见面，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

“可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只出了一身汗。哪里有他的影子？”

“那证明你不太想他。一个人想另一个人，只要想得厉害了，就什么都能看见，一切都会发生。事实上，老夫老妻了，有什么意思！谁看见谁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累赘。在世的时候，那么多年难道还没有把话说够吗？”

“我很难过。”

“雨下得这么大，快回去睡觉吧。我也该睡一会儿了。”

“你睡吧。”

“白蝴蝶村的那个女人再来的时候，我会敲窗户告诉你。”

那时候，在水蒙蒙的天气里，有两个没打伞的人像两棵落尽树叶的枯树一样出现在镇子以南的山梁上。他们在上面停留了很长时间，然后一路指点着走下来。山梁是那种比较倾斜的坡地，漫长、辽阔，地势有缓有急；沙子、石头、雨水坑、沙蓬、白蒿，还有许多一直长不大的地衣般的植物遍布在上面。已经十分清楚地能看见那个镇子的大致的轮廓、格局甚至两条主要的街道了，但要真正接近，还需要一些时间。沿着空阔的山梁上的小路下来，稀疏的树木，一些不太宽的沟谷，镇子以南的麦田和河水，都是沿途需要经过的地方，不逾越这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永远无法真正走近那个镇子。从缓慢的山梁上下来的这两个人都穿着一种不合时宜的黑衣服，其中的一个人又高又瘦，当他向远处张望的时候，脖子显得尤其长而柔软，像羊荃草。因而，在向那个镇里观望或注目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要比身边那个比他矮一头、甚至还要矮上许多的同伴能多看到一些什么。那是一种突然到来的优越感，其过程犹如来不及思量便一夜暴富。自从有了那样的一种既模糊又坚定的意识以后，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一直支撑着他、拨弄着他，远远地埋在他的心里，十分明显地浮现在他的脸上。在草木释放出的苦味和清香里，这个又高又瘦的人模糊而又强烈地意识到一种正在远远到来的——功劳或业绩（已非己莫属），而与此相应的另一种不可避免的充满悬殊（不能平均）的分配已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目光所及的地方正逐渐展开。他们沿着空阔而冷清的山梁往下走，在绵长纤细的雨丝里，不时有一些灰白色的鸟从路边的沙蓬和蒿草丛中飞起来，飘向远处。他们穿着一种六七成新的黑衣服，看上去硬邦邦的很不舒服。已经很少有人穿

这种衣服了。古板的黑衣服使他们的身体看上去是干的，毫无激情，甚至看不出在雨天里行走时的那种湿漉漉的样子。

远处的天有些微微发红，像支起的帐篷一样与雾蒙蒙的地面连接在一起，给人一种“从那一带可以到天上去”的粗浅印象。他们慢慢地飘着细雨的小路上走着，用“凉爽”或“今天不热”之类的话安慰着自己和对方。

那时候大约是中午时分。

雨停了一会儿，后来又像先前那样下了起来。在潮湿的空气里，几乎很难留意到那种短暂的间歇和停顿。

从山梁上磨磨蹭蹭地走下来的这两个人停留在镇外的一条河边。他们听着雨的声音，雨落在土上或树上，甚至落进水里的声音，在他们听来似乎完全一样。两个人回过头，望着身后那些齐腰深的青绿的麦浪，脸上露出非常迷惑的梦幻般的神情。他们不敢肯定自己不久前是否真的从那里经过，疑虑从陌生的麦地里徐徐升起。他们想不起青绿的麦子何时在他们的身边发出簌簌的响声；既没有用手，也没有用身体分开茂密的麦垄，就被指引着穿过麦地来到了河边。由此向西，在河的上游地段，在茂密的庄稼与树木之间，浮现出一座灰白的塔。比高个子矮一头的那个人转身向那里望了片刻，眼泪很快就流出来了。又高又瘦的那个人活动着被黑衣服裹着的僵硬的身体，眼泪使他的同伴变得很可怜，泪水无声地流到脸上，想收回去已不可能。那个矮小的人试图擦去，他的一只苍白的手放到脸上，目光却越过指缝，继续看着那里。河两岸橙黄碧绿，分不清哪一片是庄稼，哪些是树木。

他们站在一条有沙子的路上，望着镇里的黄色的山墙。干

燥的炊烟在雨里延续着、生长着，一会儿保持着从前的笔直，一会儿又弯曲得乱七八糟，尽情而无形地改变着方向。为什么雨不能把烟淋湿？又高又瘦的人忽然想到一个与生计，与目前处境毫无关系的问题。他用一种复杂的表情注视了一下身边的同伴，目光又很快落在镇里最高的一幢房子上。也许已经淋湿了，站在下面的人只是根本看不见罢了。又高又瘦的人想道。一双寻常的眼睛能看清什么？很多时候连眼前正在发生的事都茫然无知，难以察觉。不久，他又想道，关键的问题是，人不能亲手将一股烟真实无比地捉住，像接到一封信那样认真地看个仔细；若真能那样，谁又能断定不会从那上面看出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

镇上的一部分房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延伸到了河边。一个赶着一头驴子的人和他的驴一起倒映在清澈的水里。

过了一会儿，赶驴的人将驴拴到附近的一棵树上，但很快又将绳子解开了。他的重复的动作终于使平静的水面开始晃动起来。赶驴的人让驴子站在自己的身后，他自己则用手中的一根小鞭子去捅一户人家的门。

有一些不安分的涟漪在水面上转动起来，无声无息地闪烁着。不久以后，一个女人从里面出来。先出来的是她的脸，接着是一条戴着镯子的白肉胳膊，最后是整个身体。

赶驴的人焦躁而喑哑地说：

“母亲十分想你，特命我来接你。”

赶驴的人突然消失了，水里显得更加清澈，只余下那头驴子还滞留在那扇小小的门外，不知道自己身上驮的是什么。又过了一会儿，驴也不见了，两扇门还开着一扇。

水里出现了一些细如发丝的柳枝，很浓密很碧绿地悬挂

着；很快又出现了几道黄色的墙，互相错落着，其间的宽窄可供三五个人行走，碰头，没有明显的标志，因而很容易在其中迷失；一个口齿不清的孩子尖声叫着，“大刀！大刀！”从墙的这边跑到墙的那边。

“妈真的让你来接我吗？”

“你不信？有毛驴可以为证。这年头，谁敢独自一人赶着一头毛驴出来？你说说，我这不是冒险又是什么？”

“告诉她不要想我，有空多和附近的老太太们玩玩纸牌。这样一来，日子过得就快了。你没有劝过她吗？”

“并不是我不闻不问，问题是人不能光靠纸牌活着。今天手里捏着几张自以为不错的牌，还一直哆哆嗦嗦地舍不得打出去；但今天一过，到了明天，一切也许就都变了，也许根本就不再想捏了；再说，纸也不通人性啊。”

“你看我能走开吗？我有六个孩子，最小的才三岁；还有一个半途而废的男人，还有一个菜园子——帮我按住这只羊，别让它的后腿起来，它非常不愿意让人剪它的毛。”

“它也许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

“它知道，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就是不情愿，就像小孩子不喜欢剃头一样，从来不配合。你的那只手再低一点。”

“刚才我看见一个孩子，手里举着一只吹起来的猪尿泡，在墙外跑来跑去。一个过路的人边走边回头说：‘那是多健康的一个膀胱啊！小心别把它给弄破了。’”

“那个孩子就是胡雁。”

“我看出来了，长得有些像你。”

“他不认得你吗？”

“我把驴拴好以后，他正好从墙那边跑过来。我上去向他打听：‘有一个叫邬云娜的女人，她住在哪里？’他停下来，很认真地打量着我。我又问他：‘你的母亲叫什么？是不是叫邬云娜？’他盯着我看，问我：‘你是谁？’

“你没有告诉他吗？”

“我以为他认识我。”

“这些孩子们中间，恐怕只有胡天认识你。你见到他了吗？”

“让我生气的正是这个。他不理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我很亲热地对他说：‘胡天，你看谁来了，你看我是谁？’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他怎么了？”

“他对我们也是这样。”

“他小的时候我多宠他啊，经常骑在我的脖子上，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还以为他是我的儿子。我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这年月，让人伤心的事实在太多了。”

二

他翻了一个身，听到外面的雨小了。

那个漆黑而轻飘的影子又将窗户涂黑了。他不得已睁开眼，望着那扇颜色明显加重了的窗户，提高声音说道：

“你让我再睡一会儿好不好？”

“我没有打扰你。”她说。

“这么大的雨，你在院里转来转去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去睡一会儿？”

“我不想睡。”

“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

“你睡你的，我可没说不让你睡。你知道人们在议论什么吗？‘邬云娜不是一个好母亲，她有一个专门“下阴”的儿子。’”

“你觉得不光彩吗？他们为什么不说正是她的这个儿子，目前一直很好地赡养着她？他们瞎说八道，你也跟着动摇？”

“我没有动摇。他们只是觉得你的钱有些来路不正，我为这个难过。”

“有人来得光明堂皇，可他们会养活你吗？你去找他们说去看。”

“我没有动摇过。”

“有两个被叫作小姐的女的用卖身所得的钱，供她们的弟弟上学，穷孩子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去上学。在这中间，谁是最出力不讨好的人？”

“菩萨啊！小姐们哪会缺钱。”

“你不懂，你早就落伍了，我说的这种小姐不是你以为的从前的那种阔小姐。我说的这种，都得靠自己去挣，就像我一样。”

“我的儿呀，我可从来没有动摇过，一直都坚定地……”

“好啦，快回去睡吧。”

“我想起了你的父亲。从前，每逢这样的天气，他都会非常难受。”

他闭上眼睛，却远远地看见一道半掩的窗户，窗外也在下雨。窗户上的一种奇怪的青光十分逼近地映照着父亲的脸，使每一个从外面进来的人都感到惊讶，在错觉中将他看成是一位素无往来，而今突然登门造访的不速之客。

在六月水蒙蒙的天气里，胡佛从梦中醒来，听到街上的人们互相传递着雨后天晴的消息。阳光穿过葱绿的树木，照亮了阴沉的午后。胡佛感到自己的身体渐渐有了暖意，梦中的那些一直吹着风的窟窿被堵住了，空荡阴冷的感觉在他睁开眼睛以后正在不知不觉地飞快消失。他的目光缓慢地转动着，被树木映绿的脸上出现了像天气一样晴朗的笑容。

一段时间以来，他的一双眼睛好得出奇。躺在房里，对面山梁上的树木和红、白、黄、紫几种颜色的灌木全部尽收眼底。天气最晴朗的时候，甚至还能将那种体积像药丸一样大小的小黑鸟看得清清楚楚：红嘴配着黑翅膀，鹅黄的嘴总是衔着几根稀疏的蓝翎。最多的当然还是画眉鸟，与生俱来的浓抹细描使它们的表情无论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显得异常严峻，不卑不亢。他的眼睛看着那里，耳边常听到行走如飞的声音和奔跑的声音。不死的心情使他躺在窗户下像一个出生几个月的婴儿一样不住地翻身、打挺，想将他那个沉重的身体抬起来。疾走如飞的声音让他相信那是他的灵魂正在回家或已经出发。“我的勤劳的灵魂一直都在运动，有时早出晚归，有时终年漂泊在外。”

这时候，那两个一高一矮的人正沿着山梁上白描似的小路往下走，缓慢而逐渐地向镇里走来。他们都穿着服丧期间的白孝服，但并无悲伤过度之举。胡佛看见山梁上的风将他们的不合体的白衣服吹得乱七八糟，一会儿肥大地鼓荡起来，一会儿又裁成一些纷飞的小旗帜的形状。他们边走边交谈，似在周详地密谋一件什么事情，又像是在努力阐明、澄清一个事实。胡佛看见他们的表情在变化，几只手也在动，但始终听不到他们

说话的声音。“还是有点远。”胡佛一边眺望一边暗自想到。这时候有个望远镜也丝毫不起什么作用。望远镜只管看，从来不负责听，什么样的声音也接收不到。更何况胡佛现在的目光与一个倍数极高的望远镜也基本没有什么两样。

他的儿子胡天站在初晴的院子里，有时会在不知不觉中遮挡着他的远眺的视线。这个去年夏天还在菜园子里赤脚站着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大跟家里的人多说话了，已把自己看作一个可以和任何人平分秋色、共享悲欢的成年人。作为父亲的胡佛，却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直接而根本的变化，他毫无准备，他只是发现这个孩子不如从前那么听话好管了，但还不相信这是一个怀有某些秘密心事的成年人。谁也不知道那一天是从什么时候突然开始的。

胡佛把自己的头像一个与己不相关的东西一样放在窗台上，对站在院子里的儿子说：

“今天是四月初几，初八？”

“还四月呢！”胡天说，“早就六月了。四月哪有这么大的雨！”

胡佛发出一声受伤的家禽般的叹息，他的头从窗台上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的脸又出现在原来的那个位置上，他无意中看到胡天好像正在干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他没有深究下去，因为备受冷落与愚弄的遭遇很快就战胜了他的那一点并不算牢固的好奇心。他用自认为有些夸张的话语向儿子说明一个人没有孝心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如今，无论在大事小事上，他常有受骗的感觉，没有人肯对他说一句实话，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他都觉得没有得到过任何一点真实的东西。长期以来，他一直这样认为。只剩下一双照妖镜似的眼睛了，尽管它